

亲与仇

何 辛著

故事发生于一九二八年陕北渭华起义(即秦北起义)失败六年后的一九三三年。著名的渭华起义震撼了西北大地。这时,在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子女已成长为青少年。走什么样的
人生道路,这是个严峻的问题。这个严峻的问题,摆在他们面前。许多人被敌人的残酷镇压吓倒了,不敢反抗;有的在彷徨中苦闷;有的忘记了亲人被杀的阶级仇,走上反革命道路;有的牢记血泪仇,走上革命的道路……



亲与仇

何 辛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沈阳

辽新登字 3 号

亲 与 仇

Qin Yu Chou

何 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宽甸民族印刷厂印刷

字数:400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9.25 插页:2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责任编辑:王德昌

版式设计:张 斌

封面设计:杜凤宝

责任校对:晓 春

ISBN7—5313—1391—x/1·1237

定 价:14.00 元

(一)

过完元宵节，阳光明媚，冰雪开始消融。黄灿灿的迎春花，顶着冰凌开放了，桃树、杏树吐出紫红的蓓蕾，河边的垂柳舒展枝条，远远望去，一抹鹅黄。

春天悄悄地来到秦北高原。

农历正月十六为高墩学校新生报到日。这天新生领取课本，编班，排座位，住宿生挑选寝室……正月十七是星期一，学校正式上课。

考进高墩学校的新生，一个个眉开眼笑，欢快得像小鸟一般又蹦又跳。

三十年代，秦岭山下北原上的高级小学很少，能进一所高小极不容易，何况进了学校以后要缴纳各种学杂费，那些住宿的学生还要缴三元钱的伙食费，一般农家子弟则很少有该得起的，也只有富裕中农以上的家庭才有条件供子女读高小。

开学后第三天上午，天气十分晴朗，教室里充满阳光。

张启志老师正给三五班学生上语文课。学生们透过玻璃窗，远远看见一个穿着阔气的老汉领着一个半大小子，从南门那条道上向学校走来。看那小子个头，大约有十五六岁样子，

一身衣着打扮神气十足，只见身穿紫花黑底缎面长袍，头戴酱紫呢绒礼帽，手上是油光锃亮的皮手套，脚上是一双高腰黑皮靴，脖子上还围条与礼帽同颜色的毛围脖。他紧随在老汉的身边，昂首阔步，东张西望，那派头好像根本没有把一切看在眼里。在他们身后十几米远处，还跟了个壮年汉子，他手牵一匹枣红色大马，马背上驮着行李和皮箱等东西。

“那是谁呀？”

这几位不寻常的来客，把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。

“同学们，注意听讲！”

张老师大声地吆喝着学生们，可他自己也禁不住朝教室外面张望。

学生们在下面喃喃咕咕地猜起这几个人是做什么来的。有人说说是来上学的，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阔气的学生。有人说是新来的老师，又见那小子年龄太小，再说那副公子哥的模样，咋配为人师表！

有个名叫王福来的同学，嘴贴近同桌同学的耳边悄声地说：

“这是俺村李老财送他儿子李继祖上学来啦！”

王福来的小动作，被坐在他后排和左右的同学们看在眼里。张老师刚说声“下课”。同学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上来，齐声问王福来：“你说咋回事？”

李老财叫李守业，是李家坡的大财主，也是方圆几十里的秦北高原无人不晓的大豪绅。他送儿子来上学，轰动了高墩全校。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吵吵开了。

李守业和儿子进了高校长办公室。几个学生便蹭到校长

办公室窗外墙根去偷听动静。另有些学生围着盘问看护行李的马夫。马夫不耐烦地说：

“俺少爷就是来上学的，这有啥盘问的？”

“他没有参加考试，咋能上学哩？”

“俺老爷是学校的董事，能跟别人一样吗？”

马夫横眉竖眼，理直气壮。

“走走，跟他争辩个啥？他只会拍马屁股。”一位同学轻蔑地瞥了马夫一眼，拉起身边的同学就往外走。马夫气哼哼地嚷起来：

“你为啥骂人？大学生（当时乡下人把高小学生称大学生）就这样撒野？我看你这大学白上了……”

马夫没完没了的数落学生，学生们也不让份儿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个不休。

跟王福来同桌的那个大个子同学，狠狠地瞪了马夫一眼，骂了句“狗仗人势！”便回过头去凑近身边一位同学悄悄地说：“走，咱们治治他。”他们绕到教室后面，把拴在树上的枣红马缰绳松开，拣起一根树棍子，朝马屁股上猛击了一下，马惊叫着顺来路飞驰而去。

全班同学返回教室，议论仍未停止，有的说：

“他妈的，李老财的马夫都那么凶，那位少爷更不得了啦！”

“咱们可不能跟他一个班！”

说这话的是个大个子同学。他身体长得很壮实，宽肩膀，长方脸，两道浓眉稍微向上翘，黑亮黑亮的眼睛，闪烁着倔强的光芒，说话粗声粗气。全班同学数他年龄大，有十七、八岁

了。一个叫谢华的同学很钦佩他，便随着插了一句：

“咱自己花钱上学，为啥受他的气？说啥也不能跟他一个班。”

大个子同学的黑眼睛在同学们的脸上扫视一遍，然后严肃地说：“同学们，学校若是把那少爷塞到咱们班里来，咱们就一起反对，把他轰出去，大家赞成不赞成？”

“赞成！”多数同学喊叫着，少数同学没吱声。

这位大个子同学叫史志明，北沟村人，与李家坡邻村。他家跟李家有血海深仇。1928年秦北农民暴动的时候，他爸爸担任北沟村赤卫队队长，联合李家坡赤卫队和农民，抄了李守业的家，割了他家几百亩麦子。暴动失败以后，李守业领着国民党军队回来，把他爸爸捉住大卸八块，挖肝掏心，不许收尸，尸体让狼狗祸害了。李家还逼死了他年迈的爷爷和奶奶，霸占了他家的全部家产。妈妈被迫领着他 and 弟弟逃到渭北，给煤矿工人缝洗衣服两年多，挣下几个钱，又逃回来，托人送礼说情，李守业才免他们母子不死，准许回村安家。

他家种了几亩沙窝地和坡岗地。他妈受苦受累，精心莠弄，省吃俭用，供史志明念完初小，又拼死拼活供他上了高小。她常对儿子说：“你爸跟共产党干革命，路走得对，就是没有文化，脑筋简单，只知道豁上命去干，可不知咋干才能成功。你们长大了要走革命的路，就要好好念书，学好本事。咱一定要争这口气！”

她把在煤矿上听来的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的故事，讲给两个娃子听，要他们学习刘志丹，既要勇敢又要聪明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史志明见李守业领着儿子来上学，

气就不打一处来。这会儿见有的同学不吱声，心里来了火，瞪着两只黑亮黑亮的大眼睛问：“谁是李家坡人？”他有意地盯了王福来一眼。

“我是。”

“那你说说，李老财的狗崽子咋样？”

王福来白了史志明一眼，一只手指着自已的鼻子：“你问我？”

“问你咋的？噪眼卡鱼刺啦？”

史志明这句话把王福来惹火了，脸一下涨红了，忿忿地说：“你算老几？学校的事，你小子管得着吗？”王福来故意把脸扭向一边，嘴巴一撇，“我啥都知道，偏不对你说。”

史志明脸色铁青，嘴唇发紫，冲到王福来跟前，挥舞着拳头，大声吼叫起来：“老子偏要你说！”

王福来十五岁，娃娃脸，胖敦敦的，一对小眼睛显得很机灵。他在本村上初小，功课一贯优秀，常受老师夸奖。这次考高小，得到李老财的资助，自觉腰杆硬，心想：“我刚上学，不能在他面前掉价。”他“腾”地一声跳到板凳上，挺着胸脯，双手插腰，用质问的口气说：“你要打架咋的？仗你多吃两年咸盐是不？没啥了不起！有能耐你把李老财的儿子从学校撵出去，大家花钱给你唱台乱弹戏！”

“别吵啦！”许多同学都冲他俩喊起来。

“这咋啦，刚开学，为啥吵架？有话好好说吗。”

大家听见说话声，回头一看，张老师进了教室。

张老师从教室外边经过，听见教室里的争吵声，便迈步进来。他这一来，把刚点着的火压住了，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。史

志明自以为有理，抢先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对老师说：

“我本来为大家好，让同学们念好书，不让李老财的狗崽子来捣乱，可他横不讲理，跟我乱嚷嚷。”

张老师一只手摸着他的蒜头型鼻子，脸上慢慢露出欣喜的笑容，教室里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了。待史志明说完，张老师和善地问了他的姓名、哪村人、年龄、家里几口人、爸爸叫什么名字等等，史志明都一一作了回答。末了，老师问他：“你认识李老财的儿子吗？”史志明说：“我跟李老财是邻村，他儿子叫李继祖，过去没有见过面。可他们在他们村上上学的情形，我听别人说过。他念了七年初小还没毕业，是个有名的‘刺猬王’。他打同学，骂老师，把学校搅黄了好几次。李家坡小学七年换了八个老师，谁也不敢去那儿教书。他爸有钱有势，横行乡里，谁敢惹他！”史志明掉过头来，瞅着王福来说：“王福来跟李老财的儿子是同村同学，叫他说说。”

张老师看着王福来，王福来面有难色地低下头，没有吱声。

“王福来同学眼下不想说，同学们就别难为他了，好不好？”

“那就请老师对校长说说。李老财的儿子没有经过考试，学校不能收他，更不能把他编到我们班里来。”史志明固执地说。

几个同学也表示反对李老财儿子入学。张老师紧蹙眉头，正要说话，教室外边突然传来一阵吵吵声，同学们便转过头一齐朝院子望去，见刚才拴马的地方站着李老财和儿子，还有马夫和高校长等人。李老财怒气冲冲，声色俱厉地训斥马夫：“马

哪去了？你快给我找回来，要是把我的枣红马丢了，我要你的脑袋！”

马夫哭丧着脸，咧着嘴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马就拴在这儿，咋会没了呢？”

(二)

高墩学校座落在终南山北麓，这里山青水秀，风景秀丽。南望雄伟的秦岭，峰峦起伏，郁郁葱葱。冬天正像孟浩然《终南望余雪》所描绘的：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林麦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”北望渭水，涛涛东流，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雨水均匀，夏天不热，冬天不冷，适宜植物生长。

高墩学校因地形得名。在一片平展展的川地上，隆起一座高大的土墩。南北长，东西窄，南端和北端，有坡道，有大门，作为进出的通道。除南北通道外，周围全是刀削般的悬崖，远远眺望，像座雄伟的古堡。

高墩学校东西两边，各有一条源于秦岭的清流，东边称东柳河，西边称西柳河，两河由南往北流入渭河。两河堤岸上长着茂密的杨柳，掩映着清澈的河水。河边还有一片片绿荫荫的树林。这两条河，不仅为高墩学校的自然环境增添了风光，也为学生们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。夏天，学生们可到河里去游泳，去树林里抓小鸟；冬天，到河边去滑冰。

这土墩上，原来有座建筑宏伟的古庙。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，当地几名在北平上大学的青年，回到偏僻的故乡，掀起

打倒孔家店运动。把各大殿里的泥塑神像搬倒，垫了操场，把庙宇改成校舍，办了一所新式的高级小学。从此以后，这儿便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摇篮，也是秦北高原上新与旧、革命与反革命搏斗的重要舞台。

当年高墩学校办得很出色，方圆几十里，乃至百里以外的省城都有所闻。第一任校长叫王文德，学识渊博，思想进步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为全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。由他创建的高墩学校共青团和共产党支部，为全省最早的党团组织。

1928年夏天，这个地区暴发了著名的秦北暴动，指挥部就设在高墩学校，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，几十个村庄成立了苏维埃政府。国民党当局调动几个师的兵力，经过近两个多月的围剿，才把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。

那天凌晨，国民党军警包围了高墩学校，封锁了南北通道，不准师生出入。他们想把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一网打尽。可是他们要抓的第一号目标——王文德校长，却穿着伙夫油渍麻花的工作服，满脸油污，挑着两只盛菜的竹筐，嘴里哼着秦腔，在他们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出南门扬长而去。他们抓住的三个老师，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。

秦北暴动失败以后，高墩学校被迫停办了。可是不久，地下共产党组织顺应群众的要求，由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高志友、李栋才、张启志等联合一批热心教育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，又恢复了高墩学校。他们成立了学校董事会，吸收社会名流参加，并由董事会聘任了高志友为校长。高校长聘李栋才为教务主任，王文熊为总务主任，张启志等为教师。

高志友、李栋才、张启志都是学生谢华哥哥的朋友。谢华乐意来高墩学校读书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可是，他对高校长为什么要聘任王文熊为总务主任却很纳闷，因为王文熊是谢华那个村的土豪。暴动失败后，王文熊领着国民党军队回到村里，杀死好多革命同志和群众，其中就有谢华的婶婶和六岁的堂弟。这个坏蛋还一把火烧了他家的房子，四处捉拿他爸爸和哥哥，把他家害得好苦啊！他恨死这狗东西了。后来，谢华加入了共青团，才知道聘任王文熊是学校地下党支部经过慎重讨论后才决定下来的。王文熊跟高志友是表兄弟，两人私交好。但王文熊并不真正了解高志友的政治面目，只是钦佩表兄的学识和才华。高校长正是利用这个关系控制了王文熊，叫他为学校服务。高校长还有一个考虑，聘任这样一个极右派人物当总务主任，有利于淡化高墩学校的进步色彩，更好地掩护党团活动。王文熊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，跟当地上层社会联系密切，这不仅有利于筹集办学经费，还可通过他及时了解上层社会的政治动向。当地反动势力赞成王文熊到高墩学校任职，也有他们的如意算盘，那就是防范学校“赤化”。

(三)

谢华对音乐课没有兴趣，他悄悄溜出教室，来到寝室外边院子里踢毽子。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张老师。他一怔，慌了神，心想：这可糟了，老师准批评我逃课。他正在发愣时，老师却说：“你找史志明同学，一块来我这儿。”

谢华心里边嘀咕：找我们俩干啥？边往后院的学生寝室跑去。没跑几步，他猛然想起上课时间史志明不在寝室，便扭头往回走，正好和史志明撞了个满怀。史志明喜欢唱歌，但他反对唱《三民主义歌》，他也从教室里溜出来。

他俩急匆匆地来到张老师的办公室兼寝室。这房子也是用大殿改的，朝南座北，阳光充足。屋内陈设简朴，靠窗户放一张胡桃木三屉桌，一把旧式圈椅，一个小书架，书架上装满了书。靠北墙有铺火炕。东墙当中挂了幅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条幅。他们蹑手蹑脚，轻轻地掀开白布门帘，跨过门坎走进屋里。张老师正坐在圈椅里看报纸，一见他们进来，便放下报纸，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。可是两位学生不好意思落坐，端端正正地站在老师对面，老师命令式地说：“坐下嘛！我有事跟你们商量。”

两位学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也就并排坐在老师对面一条长木凳上。张老师亲切地问他们晚上寝室炕热不热，睡觉冷不冷，喝不喝水，要他们不要拘束，随便一点好。还说“今后两年，咱们一块生活，既是师生，又是朋友。我做你们的朋友，欢迎吗？”两位学生只是微笑不吱声。过去他们见老师，像老鼠见猫一样战战兢兢，现在见老师这样和蔼可亲感到特别新鲜，说不出的高兴。

“同学们对接收李继祖入学还议论吗？你们有啥想法？”张老师问。

两位学生瞅着张老师那道浓黑的眉毛，一双有神的眼睛，高颧骨，蒜头型鼻子，瘦削的脸颊以及说话时的神情，感到既亲切又威严。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谁也没吭声。谢华心想：“偌大个学校，也怕有钱有势的李老财，咱小学生还说啥？你老师讲，学生要服从学校的领导，咱还敢说不字？把话烂在肚里算了。”

史志明本来对这事气鼓鼓的，可这时也像撒了气的皮球，平淡地说：

“没啥想法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好，我相信同学们会通情达理，跟学校合作的。”

张老师的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。

“老师，找我们就为这事吗？”谢华想走。

“还有事。你们别急。”

张老师站了起来，给两位同学各倒了一杯茶，然后自己也

倒了一杯，还点着了香烟。乳白色的烟雾，就像老师不紧不慢的动作一样，在空中慢悠悠地飘荡。两位学生眼巴巴地盯着老师，猜不出他要说什么话。

“学校为了全校的利益，也就是全体同学的利益，才破格收下这名没有经过考试的学生。”

谢华和史志明疑惑地望着张老师，心想，学校这么做，明明是害怕李老财，反倒说为了全校的利益，实在莫名其妙……

张老师看出他们两个没有理解他的话，便耐心地做了解释，说若是学校不让步，拒绝接受李继祖入学，李老财可能和学校翻脸。李继祖的姑夫王文熊也会觉着丢脸，辞职不干。这样一来，有些跟随李老财的校董，也可能退出校董会，学校就难以办下去了。学校垮了，有钱人家的娃娃可以到县城上公立学校，而一般农民的娃娃，就上不了高小了。

“老师，我们懂得学校的意思了，叫我们咋办，我们就咋办。”

史志明性情耿直，思维敏捷，说话赶劲，说出谢华一时想说而又未说出来的话。后来，谢华他们入了共青团，才进一步懂得，学校若是垮了，由学校掩护的地下党团组织，也就失去赖以存在的阵地，这会给秦北原上的革命事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。他们从心眼里佩服学校领导当时站得高、看得远。

这会儿张老师说，“好，我叫你们来，就是要给你们压任务！”

张老师喝了口茶，抽了口烟，炯炯有神的眼睛瞅瞅谢华，又瞅瞅史志明，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昨天校长和有关的老师研究决定：挑两名思想进步，品

德好的学生，跟李继祖、王福来住一个屋，协助学校帮助和教育李继祖。我看中你们俩了，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？”

张老师的话既恳切又严肃，谢华听了立时感到脑袋发胀，心里发慌，暗想：这可咋办？他为难地低下头，往事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谢华的爸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暴动那年，他不敢造反，东藏西躲。赤卫队长的婆姨找上门来，吓唬他：“你不打土豪劣绅，要小心你的脑袋滚西瓜哩！”这句玩笑话，他当真的了。抄王文熊家的那天夜里，也跟着去了，可是什么也没敢拿，趁人不太注意，顺着墙根溜回来。王文熊反攻倒算，领着清乡团回来，一把火把谢华家的房子给烧了，还到处捉拿他爸。他爸领着参加少先队的二儿子逃到渭北，讨饭、蹲破庙、打短工、摆小摊，流浪了两年多，实在混不下去了才回来。刚回到家，王文熊从谢家门前经过，看见老二在院子里劈柴，便凶神恶煞般闯进来，文明棍咣咣咣地敲击着地面说：

“告诉你爸，赶紧把你们抢去的东西送回来，少一件也不行。若不然，小心你们的脑袋搬家！”

谢华爸爸吓得四处托人说情，摆了几桌酒席，赔不是，还把他家仅有的两亩好田白白送给王文熊，才算了事。从此以后，谢华家的日子更难熬了，不要说吃饱穿暖，有时连糠菜也填不饱肚子。灾荒年，谢华就吃过观音土，吃得拉不下屎，憋得他连喊带叫在地上直打滚……

想起这些他就恨那些地主老财。李守业是有名的大土豪、“活阎王”，他那宝贝崽子，谢华过去虽然没有见过，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也准是个坏苗苗。同他一个学校、一个班上学，就